

山之石

我书写听到的一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福瑟作品简体中文版首次问世

黄煌

缠的妻子……一个个无名之人,鲜有性格或背景提示,只有寥寥几笔的速写,读者可以在想象中揣摩他们的面容,倾听他们此生的经历。最终会发现,“福瑟宇宙”中上演故事,是每一个普通人的

人生,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福瑟指定中文译者、福瑟研究专家邹鲁路眼中的福瑟,与其他剧作家不同。福瑟是一个独特的宇宙,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甚至他写过的童书和歌词,所有这一切基于美学与文学的共同特点,组成了一个福瑟宇宙。

邹鲁路这样总结福瑟的戏剧美学:“真正使福瑟作为一个戏剧家而不朽的是他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洗练语言,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并置的时空,交缠的现实与梦幻……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剧中那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暗涌,是他对人生的倾听,是他字里行间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人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宏伟则认为,福瑟的剧作像一个武林高手扔过来的“暗器”。看起来好像很轻灵、很轻巧,包括人物和场景都不是那么宏大,甚至当这个“暗器”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太意识到,但很有可能就被命中。用武侠小说的说法,福瑟这个“暗器”其实喂了药,至于毒药还是解药,则在于每个读者自己的感受。

目光始终投向每一个人:书写他听到的一切

福瑟本人曾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创作状态:

“我坐下,倾听,我书写听到的一切。”

“声音”,是打开福瑟宇宙的一把钥匙,而“声音”也是戏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和技术环节。

邹鲁路建议读者先从“读”开始,在心里去读福瑟的剧,去感受他的剧中声音的美,而不是首先进入剧场去“看”。

“这九部剧,每部都是完整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有点像某种玩具,每一部分是独立的,但是又可以拼到一块。比如《一个夏日》,我觉得那个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丈夫,其实可以把他想象成《我是风》里的那个人。”从表达的内容上来看,福瑟的戏剧的确存在拼接的缝隙。他建议读者把九部剧当成一个整体来读,每个读者都能找到他独特的拼接方式。

邹鲁路认为:福瑟作品中所关注的主题,是“古往今来的戏剧舞台上的永恒命题:人类生存的困境——交流的隔阂;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抗……他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所见的普通人,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他呈现主题和人物诗化方式和戏剧手段,又使其剧作迥然不同于平凡的生活。福瑟的眼光始终投向了戏剧所要呈现和刻画的终极目标——人”。

除了已经出版的《有人将至:约翰·福瑟戏剧选》,译林出版社正在策划和出版约翰·福瑟的“七部曲”和《晨与夜》。“七部曲”是福瑟小说代表作,曾斩获“2021年布瓦格文学奖”“2021年挪威评论家奖”等重要奖项。《晨与夜》是福瑟最爱的作品,他坦言这是自己“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最想看到它的中译本“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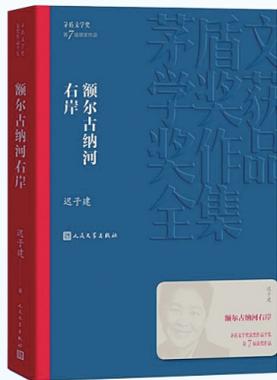
马观书

跟着文字看世界

杨苏涵

读万卷书如行万里路。文字,可以让你跨越地理维度,带你看高山眺碧空,带你看辽阔原野上羊儿吃着草,马儿追着落日跑,你还可以让你脚踩松软的沙,任海浪扑打在身上。

暑期,山高路远,看世界,也找自己。如若无法背上行囊马上出发,不如跟着文字看世界。本期书单为您带来相关作品,愿你在这些书中能展开一场别样的旅行,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生命、自然与文明的哲学思考

“我是雨和雪的老人了,它们看老了我,我也看老了它们。”迟子建名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活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弱小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挤压下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风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有动人的故事、优美浪漫的文字,更有生与死的颂歌。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遥远的北方,看到你没有见过的驯鹿和没有追逐过的月光……

是味蕾的盛宴 更是文化的传承



《走南闯北吃东西》是资深美食家、餐饮评论家高文麒最新创作的美食随笔集。虽是讲美食,但更渗透着不同地域的民俗、民俗及文化背景,涉及生活情趣、养生休闲、人生志趣等诸多内容。在书中,美食的起源发展、搭配考究面面俱到,叙述者的经历、气息、温情亦流贯其间。

“走南闯北,不同的地方饮食也会大不相同。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地方的文化、一个地方的人,我们可以从当地的饮食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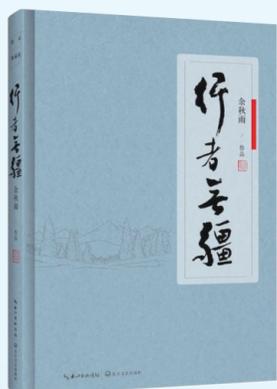
打破对游记所有偏见的书



“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想想风吧。”西南季风,从热带海水滚烫的印度洋出发,穿越赤道后偏转向东,裹挟着洁净而丰沛的雨水,在大地上浇灌出一个个充满痛苦而又呐喊着生命的文明景观。《沿着季风的方向》是刘子超的旅行文学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他带领我们前往季风吹拂的国度,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中,捕捉这些正在发生巨变的地区的灵魂。

如果你沉闷的生活需要一阵携来雨水的季风,一场带来新视野的发现之旅,试试从这本书启程吧。

行者无疆,大道无垠,路在脚下



欧洲的历史,让人想到的是“废墟,大海,海浪,森林,山丘,城堡,给人带来的是热闹,精致,张扬,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练。”这让我们意识到,欧洲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荒芜的废墟,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行者无疆》犹如一把钥匙,为读者打开认识之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这些文化和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象征,更是其灵魂的体现。通过了解和体验这些文化,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

在山海之间,与自己相遇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山海都值得热爱和感激。山教会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相连的,海教会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起伏的。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我们透过山海,探究千万年的亘古不变。

《纵身入山海》分为两个部分。寻海,写的是库索关于海的偏爱。比如镰仓夏日的海是恋爱的味道,冲绳的海是和群星相遇的地方,濠洲内海是艺术家的天堂。行山,写的是库索关于山的敬畏。比如奈良的山处处渗透着生命力,北海道的山是动物自由栖息的家园……

《湖南日报》给我力量

刘燕玲

我与湖南日报

看报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未普及时,是种很时尚的文化生活。我算是这种时尚的文化生活的追随者。

听从业主的叮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中学时,我便开始阅读《湖南日报》。所谓阅读,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站读”。在父亲单位办公楼前,都会立着几个木质结构的阅报架,阅报架呈绿色,《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便夹在双面玻璃的报架内,中间有轴,看完一、四版想看二、三版,轻推边缘一角,报架便换了个面,二、三版呈现。

下午放学经过办公楼看报纸或周日特地去看报纸时,通常不只一个人在看,还会有一些干部工人也在看。但小孩却只有我一个。通过看《湖南日报》,我比同学们先了解了当时的国家大事。如“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我把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消息告诉同学,同学们都羡慕我有权威消息发布,我则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湖南日报》上看到的。可我本人呢,则十分羡慕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本报记者”,心里总觉得那才是好炫耀的事情。

读中学时的这些看报经历,为我日后给报纸写稿、投稿、用稿,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在《湖南日报》刊发稿件,是1991年7月12日。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商、做小买卖的风气在我国越来越浓厚,铁路职工也不例外。当时我所在的低庄铁路地区各单位的“半边户”职工家属,把本地盛产的桃子私自装到货物列车尾部的守车内运到外地去贩卖,动辄上千公斤的桃子把守车弹簧压死致无法开车,从而导致货车常常不能正常开出而晚点。作为新闻爱好者,我在思考这件事。

1991年5月1日《铁路法》实施,明确规定铁路职工和家属不能以车谋私。在“桃子季”再发生这事时,我认为这就是个很有价值的新闻了。7月12日《湖南日报》六版的“读者来信”版,我的《治这种不良路风》为题的文图结合的稿件,果然就被刊用了。此稿在《湖南日报》的刊发,给了我这个基层通讯员极大的鼓舞。

1991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火车都没有空调,夏天时车厢的车窗全开,车上旅客扔下的白色泡沫饭盒、果皮、啤酒瓶等成了肮脏的“垃圾带”,有的旅客扔下的啤酒瓶还砸死、砸伤过铁路两旁的行人。有次我坐怀化开往长沙的512次慢车时,见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收集啤酒瓶。我有点纳闷,难道铁路职工还需要这点卖啤酒瓶的收入?餐车长笑着告诉我,收集这些啤酒瓶然后集中拿到车下去卖,既可避免发生啤酒瓶伤人事件,又增加了收入。我顿有所思。9月11日,《湖南日报》二版的“半分钟谈·滨湖笔会”刊登了我的短言论文《如果列车都这样……》

1993年,《湖南日报》针对当时全国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热潮,开设了专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我看到一趟列车率先向硬座车厢的旅客夜间出租被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言论文《多点“快速思维”》,结果被刊用。

在《湖南日报》刊发过一些稿件后,我感到自己的底气足了,自信心也更强了。在内心里,我常常因被《湖南日报》用过稿件而喜。就是凭着这样一种“喜”和满满的自信心,三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看报纸、写稿、投稿,坚持着那份自己的喜爱,未曾懈怠。

几年前,我成为省作协的会员。唐代大诗人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看报、写稿、投稿的路上,是《湖南日报》给了我力量,我将把与报为伴的习惯坚持下去。

香闲情

天鹅刺,刺中了什么?

——读邓建华中篇小说《天鹅刺》

陶海音

读邓建华的小说《天鹅刺》(载《江河文学》2024年第3期)不累,没有阅读障碍,在阅读的愉悦中能让人一读到底,非得一口气看完不可。

《天鹅刺》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冷月市的某大人物联络员可凡下岗后,开了一家名为“策划为王”的工作室,可凡“特别佩服自己,癞蛤蟆一样的定力,紫藤一样的顽强……他就是要有点巫风的针鼻子巷里,让无数的异想天开,真真实实开出钞票来”。

凭借着自以为是的聪颖,可凡干得风生水起。就在他洋洋得意自己要在体制外创造人生的又一个传奇时,兜头一桶冷水泼下来:戴4个金戒指、肥头大耳的土豪,把“策划为王”的老总从头到尾“策划”了。那人,在外地行骗,被抓了,说是“策划为王”工作室的委托代理人,收据上,工作室都是盖了章的。他借点子发酵,天南地北,海吹神侃,骗了6个养殖场近1000头生猪、8个医疗机构的合作保证金,最要命的是,居然,骗了13位癌症病人所谓优先救治的预付金。可凡的脑壳猛地大了一圈,眼一黑,就栽了下来。

邓建华有句名言:小说要把植物当动物写,把动物当人物写,把人物当动物写。在《天鹅刺》里,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写动物和植物的呢?

在小说中担当起承转合重任的癞蛤蟆是个重要载体。一开场,在租包工头的工棚做办公室时,可凡“就对着那一步一回头的癞蛤蟆说,你走吧,借我玩几年。我相信你能吃到天鹅肉”。癞蛤蟆就真的加快了跳跃,一眨眼就不见了”。可凡的“策划为王”工作室挂牌营业时,这只神秘的癞蛤蟆又适时出现,在为可凡从包工头手里赢回2万元后,“那个精怪的家伙蹦开了,一下两下三下五下,到了紫藤边上,撒一泡金黄的尿,就头也不回地朝南蹦去”。

在写植物时,邓建华又是怎么写的呢?去青山花卉市场买紫藤时,“他盯住藤蔓植物多的一家店进去,顺手就拈了一小盆紫藤苗,端起来细看。刚好有风,紫藤苗像是看见熟人,冲他点头。可凡认定它了”。寥寥

几笔,栩栩如生。

在《天鹅刺》里,邓建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或者说,天鹅刺,到底刺中了什么?在我看来,它一针见血地刺中了时代人性的一个丑陋斑点。

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邓建华骨髓里浸润的都是平民视角,从没有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从刚出道时《黑狗坡的左邻右舍》系列,到《乡村候鸟》《消融》《双尾无头蛇》《牛背上的少年》《天鹅刺》,他的创作逐渐机敏、成熟、内敛。

《天鹅刺》营造的冷月市这个窄小时空里,冲突似乎无所不在,众多卑微的小人物都在自己的人生之网中浴血奋战,要杀出一条通往罗马的金光大道。可凡与土豪的暗战,可凡与迷上炒股的妻子向阳柳的冷战、营销员马小红与包工头纠缠不清的情战、吃癞蛤蟆的癌症病人与邻居的混战、光棍“潘长江”用高利贷假冒拆迁款欺骗癌症病人漂亮女儿的骗婚战、老知青在上山下乡时与“捡来的老婆”的命运之战……种种错综复杂的冲突战争,最后都因“策划为王”工作室聚焦到了同一个焦点上。

可凡下海的动力,就是“让无数的异想天开,真真实实开出钞票来”。所以,他一到“戴4个金戒指的土豪”,就想“空手套白狼”,并在心里为自己开脱找了理由:为了钱,可以指点暗示“潘长江”弄高利贷假冒拆迁款骗亲的姑娘;为了钱,可以忽悠癌症病人相信“命运管道”可以把癌细胞转到猪身上……

作者是个内心有光的人,他始终坚信,脚下的这片土地,足够坚韧顽强,冲突的乌云终究遮盖不住前路人性的光明。最终,他安排可凡在小说中做这样的反省——

可凡对癞蛤蟆说:“你回了,我就可以走了,这么多年我挤走你,对不起你……我给你说过的话,你应该还记得的,只要敢想,就真的能吃到天鹅肉。不过,我不记得和你说,天鹅肉,也有骨刺,吃太猛,也可能被天鹅刺划破喉咙。”

人有小算盘,天有大算盘,算计不如厚道,策划莫若坦诚。天鹅刺,就刺中了滚滚红尘中人性的贪婪与欲望的死结。

